

大眼睛的女人

〔墨西哥〕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 著
詹玲 译



Mujeres de ojos grandes

南海出版公司

Mujeres de ojos grandes

大眼睛的女人

〔墨西哥〕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 著

詹玲 译 段若川 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眼睛的女人/[墨西哥]玛斯特尔塔著;詹玲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9
ISBN 978-7-5442-4884-6

I. ①大… II. ①玛…②詹… III. ①短篇小说—作
品集—墨西哥—现代 IV. ①I7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933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0-071

MUJERES DE OJOS GRANDES © 1991 by Ángeles Mastretta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Ángeles Mastretta c/o
Agencia Literaria Mercedes Casanovas,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大眼睛的女人

[墨西哥]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 著
詹玲 译 段若川 校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刘灿灿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郭 璐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30千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884-6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献 给

从意大利回来的

卡洛·玛斯特尔塔·阿里斯塔

莱奥诺尔姨妈有着人们见到过的最完美无缺的肚脐儿，那深深凹陷的小点不偏不倚地正镶在她平坦小腹的中央。姨妈的脊背上布满斑斑点点，两胯浑圆结实，好似她小时候饮水用的圆罐。她的肩膀微微上耸，走起路来慢慢悠悠，就像在走钢丝。看过她双腿的人都说它们纤长、光洁，目睹过她阴毛的人都说它们微微泛着浅红，密密地聚作一团。只要瞥见过她那婀娜的纤腰，便没法不渴求看她的全身。

莱奥诺尔姨妈在十七岁那年真心诚意地嫁了人。对方正是那种你为过日子而用心挑选的男人。阿尔贝尔多·巴拉西奥斯是位严厉富有的公证员，比莱奥诺尔姨妈大十五岁、高三十厘米，并有着与年龄相配的阅历。他曾做过几个乏味女人的长期男友，但当她们发现这位好公证员的婚姻计划是长期的事情时，因觉得生活更加没有了盼头便与他断交了。

命运驱使莱奥诺尔姨妈在一天下午陪着母亲露伊西达走进了公证处去办理一个事实上非常简单、可对她们来说却异常复杂的遗产继承手续，因为莱奥诺尔姨妈那位刚刚离开人世的父亲从未让自己的妻子为生活费过半小时的神。除了去市场和做饭，他替妻子包办了一切。他给她念报纸上的消息，向她解释该如何看待它们；他给她足够的花销，但从不要她报账；甚至他们俩一块儿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他也不断地给她讲解：“露伊西达，你瞧着，这小子已经爱上那女孩子了。你看他们怎么对视，看到了吗？他又想抚摸她，已经在抚摸了。现在他要向她求婚了，过一会儿他就会甩了她。”

对这位有着家长作风的模范丈夫的突然辞世，露伊西达太太不仅感到痛心，而且周遭的一切对她来说都忽然变得无比复杂。带着这种伤痛与无所适从，莱奥诺尔姨妈和母亲走进公证处寻求帮助。她们发现公证员做起事来充满热情并富有成效。一年半以后，尽管还穿着丧服，莱奥诺尔和公证员巴拉西奥斯结了婚。

生活从未像那段日子一般顺遂。在唯一的困难关头，她遵从了母亲的劝告：紧闭双眼，说一遍“万福，马利亚”。事实上，一开始总是她那位没有节制的丈夫在有意无意间把手搭上了她那柔软纤细的腰肢，而伴随着一连串的喘息和呻吟，在这个男人迎来最后的性高潮之前，有时可能会花费掉念十遍《玫瑰经》的时间，让莱奥诺尔姨妈念上无数次的“万福，马利亚”。

女人满二十五岁之前可能渴望得到的一切，莱奥诺尔姨妈都不缺：帽子、纱巾、法国鞋、德国餐具、钻石戒指、各种款式的珍珠项链、珊瑚、绿松石、金银丝的耳环……从三位一体教团的修女手绣的内裤到类似于玛格丽特公主所戴的王冠，凡是她想要得到的就都能拥有，包括她丈夫的爱——渐渐地，这个男人觉察到，生活里要是少了这位如此妙不可言的女人，简直就无法忍受。

公证员每周至少三次和莱奥诺尔姨妈亲亲热热做爱的结果使她先生了一个女孩，接着又生了两个男孩。如同电影里才会出现的古怪情形，她的身体经过了三次鼓胀、恢复，看上去却丝毫没有变形。公证员本该做记录来肯定这个奇迹，可岁月和好奇心赋予他妻子的不变的温存和体贴使他满足于享受她。做爱的方式渐渐好起来，莱奥诺尔姨妈不再手捧《玫瑰经》忍受丈夫的欲求，而是心怀感激地睡着，醒来后脸上一整天都挂着微笑。

在这样的家庭中，生活是完美无缺的。人们总是谈论这一对模范夫妻的幸福：女人们找不到比公证员巴拉西奥斯对幸运的莱奥诺尔更忠贞的例子，而每当女人们拉长了脸、抱怨个没完的时候，怒火中烧的男人们就会想起巴拉西奥斯太太平和的微笑。

假如在那个星期天，莱奥诺尔姨妈没有突然想到要去买枇杷的话，那么一切或许还会按老样子发展下去。每个星期天她都去市场，享受那种独处的快乐。她先环顾四周，并不

试图去看清楚水果的颜色，也混淆了西红柿和柠檬的位置。紧接着，她一步不停，径直走到一个卖玉米卷的、满脸沧桑的女人跟前。莱奥诺尔西塔^①买了一个新鲜出炉、涂有鲜奶酪的玉米卷，小心地往上面抹了点辣椒酱，然后一边慢慢地嚼着，一边去买其他东西。

枇杷是体形娇小的水果，表皮宛如天鹅绒般光滑，颜色深黄，密密地藏在枇杷树的枝杈之间。有的酸涩，有的甘甜。枇杷树的叶子扁长，色泽幽深。当莱奥诺尔姨妈还是个扎着小辫、腿脚像猫那么敏捷的小姑娘时，很多个下午她都爬上祖父母家的枇杷树，坐在枝头快速地吃着果子。三枚酸的，一枚甜的；七枚酸的，两枚甜的……找寻不同的味道并把它们混合起来渐渐成为一项有趣的游戏。女孩子是不许上树的。不过她的表哥塞尔西奥，一个目光睿智、嘴唇单薄、语气坚定的早熟的男孩子，领着她干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神秘的冒险之事。爬树只是其中简单的一桩。

莱奥诺尔注视着市场上的枇杷，觉得它们有些异样。这些果实早已远离果树，却并未完全与之分开，因为剪下来的枇杷果上还连着长满树叶的细长树枝。

她买了些枇杷带回家，把它们拿给孩子们看，让他们坐下吃。同时，她给孩子们讲起自己祖父强壮的双腿、祖母翘翘的鼻子。不一会儿，她嘴里便塞满了滑溜溜的果核以及天

^①莱奥诺尔的呢称。

鹅绒般的果皮。猛然间，十岁那年的日子，想摘枇杷的双手，被遗忘的心愿，一一在眼前重现，塞尔西奥趴在那株枇杷树上向她眨巴着一只眼睛。

直到此刻她才发觉事情的荒谬：当时人们告诉她，上帝会让人生出像酒鬼一样糊涂的孩子，以此来惩罚结婚的表兄妹——从那一天起，就有什么东西在她心中消逝了。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姨妈开始变得心神不宁。这种突然迸发而又不可向人倾诉的怀旧之情，使此前那些甜蜜的午后时光逐渐离她远去。

大概没有人敢要求得更多：孩子们在雨中放纸船带给她的那份静谧，加上高尚、勤恳的丈夫对她忠贞不渝的爱。尽管如此，莱奥诺尔仍无端地思念那位曾使她绝顶美丽的肚脐儿颤抖起来的表哥，相信自己和他在各方面都是那么相配。别无他人，就只有胆大无忌的莱奥诺尔姨妈敢这么想。

一天下午，莱奥诺尔碰到了正走在五月五日广场^①上的塞尔西奥。当时，她刚巧一手牵着一个孩子走出圣多明哥教堂。那个月的每个下午，她都领孩子们去献花。女孩身穿长长的、镶花边的白色蝉翼纱衫，头顶麦秸编成的花冠，拖拖拉拉的衣纱乱糟糟地搅成一团，像一个五岁的小新娘；男孩则穿着一套

①为纪念1862年5月5日的普埃布拉战役——墨西哥军队在普埃布拉州的北部山区萨卡波克斯特拉挫法军、取得大捷——而兴建的广场，5月5日也因此被定为墨西哥的国家假日。1862年，法国拿破仑三世发动侵墨战争，历时5年后以失败告终。

有点女孩子气的辅祭服，让只有七岁的他也还是觉得脸红。

“如果那个星期六在祖父母家，你没有跑开的话，这对宝贝该是我的。”塞尔西奥说着，吻了她一下。

“我一直带着这个懊悔活着。”莱奥诺尔答道。

这座城市的黄金单身汉之一塞尔西奥没有想到莱奥诺尔姨妈会这样回答他。他如今二十七岁，刚从西班牙回来，据说在那里学习了最先进的种植油橄榄的技术。他继承了一处位于维拉克鲁斯的小庄园。此外，在圣马丁和一个离阿萨兰很近的地方，还有两个小庄园属于他。

莱奥诺尔姨妈注意到，他舔湿了一片嘴唇，眼中流露出一种茫然若失的神情。过了片刻，听到塞尔西奥回答：

“一切像是又爬了一次树。”

祖母家在南十一街，宽敞，房间里摆满了复杂的饰物。有一间开了五个门的地下室，祖父时常闷在里头做实验，有时甚至会把脸给熏黑。做实验能让他暂时远离地上的尘嚣，而另一些时候，他和朋友们一起挤在屋顶平台的游戏室里玩台球。

这个家里有一间朝向花园和白蜡树林的早餐室，还有一块回力球场地，莱奥诺尔姨妈和塞尔西奥从前总是穿着旱冰鞋在上面滑来滑去。另外一间玫瑰色的屋子里摆放着一架三角钢琴和一艘孤零零的、破旧不堪的船，与之相邻的是一间祖父用的和一间祖母自用的小屋。儿女们各自的几间卧室逐渐被他们以墙壁的颜色加以称呼。祖母的记忆力还相当不错，可惜瘫痪了，常年待在蓝色的房间里画画。莱奥诺尔姨妈和

塞尔西奥正是在那里找到了她，只见她正在一些早年的婚宴请柬信封上画着线条。祖母一向喜欢保存这类东西。她给他们喝红葡萄酒，接着拿出新鲜奶酪，然后又拿出一些搁了许久的巧克力。祖母家一切如故。过了一会儿，老妇人觉察到一丝异常：

“你们俩，我有些年头没见着你们在一起了。”

“自从那次你告诉我，表兄妹如果结婚就会生出白痴以后。”莱奥诺尔姨妈答道。

祖母优雅地端坐着，露出微笑，肘下的画纸上勾勒着一朵花的轮廓。它似乎永远也画不完，花瓣一层叠着一层，没有间隙。

“自从那次你从枇杷树上摔下来，差点儿摔死以后。”塞尔西奥对莱奥诺尔姨妈说。

“你们俩很会在一起摘枇杷。我至今没碰到有谁像你们干得那么好。”祖母说。

“现在手也还不生的。”莱奥诺尔姨妈说着，弯下她那特别优雅的身。

莱奥诺尔姨妈和塞尔西奥走出蓝屋子后，即刻脱下了衣服，仿佛有魔法驱使他们走进花园。三个小时以后，两人的激情平复下来，拿着三枝结满枇杷的树枝，回到蓝屋。

“我们不如从前那么默契了。”莱奥诺尔姨妈说道。

“那就多练习吧，练习吧。因为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短暂。”祖母回答着，嘴里塞满了枇杷核。

蓝溪庄园是普埃布拉市北部山区的一长条富饶的土地。一九一〇年，庄园主人在那里种植了咖啡、甘蔗、玉米和豆角。此地四季常青，雨水丰沛，无论白天晴朗与否，甚或在月夜，雨丝都随时可能飘洒下来。所以，没人把下雨当成一回事。出门走走，从不想着带什么挡雨之物。

埃莱娜姨妈只在雨水中生活了很短的时间。因为附近没有学校，父母把她送到了墨西哥城的圣心学院念书。学校在三百公里之外，要乘二十小时的火车方能抵达。她在某天吃午后甜点的时间来到了学院，当天夜里便梦回普埃布拉。第二天吃早饭时，思乡之情笼罩了她。将有十个月的时间吃不到母亲烹制的诱人美食，还得留在这里学习法语，跟一群冷漠的修女待在一起，怎么会不让她想家呢。后来，她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算术、语法、历史、地理、钢琴、缝纫、

法语等各部门学业，可刚刚回到家乡，置身其间所激荡起的幸福感尚未平息，就不得不再次离去。因为革命^①来了。

当起义军闯入庄园，要占据良田和河流时，埃莱娜的父亲没有反抗。他顺从地交出了房屋、院落、弥撒室和家具。他还是那么不卑不亢，这种姿态总能把他和其他的牧场主区分开来。他太太给女兵们指出了去厨房的路，他自己则取出庄园的房契并把它交给了起义军的首领。然后，他几乎是微笑着，带着全家坐汽车去了特西乌特兰。

他们家素有疯癫的名声，因此当他们毫发未损、平静地出现在镇上时，另外一些庄园主的家庭断言埃莱娜的父亲拉莫斯·兰兹必定与反叛军有所瓜葛。他们没烧他的房子，他的女儿们未受一点儿惊吓，他的太太也不哭哭啼啼，这些都不可能都是偶然的。

当人们看着埃莱娜一家人走在镇上，兴高采烈地畅谈着，如同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的时候，都对他们冷眼以待。而父亲的态度始终安详，家里没有任何人能以任何事使他忧烦。毕竟，他完全有理由微笑，因为第二天甚或十年内的餐桌上都不会缺少食物，丝质的裙底也不会缺少撑裙，因为家里没有人会缺压发梳、珍品匣、别针或钻石耳环之类的东西，葡萄酒也是经年常备不缺。

可有一个下午，埃莱娜的父亲却看上去焦躁不安。他一

^①指 1910 年爆发的墨西哥革命。

连好几个小时趴在特西乌特兰家中的写字台上，画着一个类似平面图的东西，但结果无法令自己满意。他一张又一张地往纸篓里扔废纸，感到自己真是没用，就像一个人竭力回想几个世纪以前的藏宝路线图，却怎么也记不起来。

埃莱娜姨妈站在一个大椅子上专注地望着他，一声不响，脸上也没什么表情。突然，她发现父亲终于对手里的图满意了，还听到他自个儿叽咕了一声，虽然轻微，埃莱娜姨妈还是感受到了他的狂喜。他把纸折了四下，放进了西装上衣的内兜里。

“晚饭好了吗？”父亲问，这才头一次抬眼看她，既没把成果展示给她看，也没告诉她一下午他忙忙碌碌地都干了些什么。

“我这就去看。”她说便往厨房走，并暗自思忖着。回来的时候，父亲在一把高背椅上睡着了。她慢慢地走近，一直走到纸篓边，把父亲扔在里面的几张纸片拿了出来，夹进了一本书里，接着她叫醒父亲，告诉他晚饭已经做好了。

拉莫斯家的一切用度都相当宽裕。即使在食物匮乏时期，母亲也能想法做出七盘菜，至少够五个人吃晚饭。那天晚上有蘑菇汤、面饼、西红柿和油煎豆角，餐后甜点则是巧克力茶和油光光的甜面包圈。革命爆发以来，埃莱娜姨妈还是头一次再见到这种面包圈。等到把所有的食物都送进胃里，家里人就要去睡觉、毫无顾忌地发胖去了。

德·拉莫斯太太先后生过八个孩子，其中有五个因天花、百日咳和哮喘等疾病夭折，而三个活下来的则营养过剩。依

据一个普遍的说法，吃好的并且多吃能帮助他们存活。那天晚上，姨妈的父亲说自己不太饿，这可让全家人吃了一惊。

“吃吧，宝贝。要不，你会生病的。”堂娜奥蒂丽阿恳求自己的丈夫，一个身高一米八、护卫着灵魂的肉体有九十公斤重的男人。

埃莱娜在吃完最后一口甜面包圈之前就请求离开。她带着一根蜡烛把自己关进客房。在房间里，她把那几片纸拼在一起，开始检视父亲用绿墨水画出的东西：一条小路直通她家庄园后的农场，最终抵达那个建在厨房附近的酒窖。

葡萄酒！自从蓝溪被占，父亲唯一感到惋惜的就是失去了他的葡萄酒。贴着不同语言标签的酒瓶里装满了美味的琼浆。还很小的时候，埃莱娜就从大人们的杯子里尝酒。她父亲，那个沉稳而有分寸的男人，会为了自己的葡萄酒重返庄园吗？难道正因为此，中午才听到他要西里罗准备一辆铺好稻草的马车吗？

埃莱娜姨妈抓过一条披肩，连蹦带跳地跑下了楼梯。餐厅里，她父亲还在向妻子解释他之所以犯下不饿这个严重错误的原因。

“不是看不上眼，亲爱的。我很清楚你费尽了心思做好每一顿饭，好让我们不再想念从前的日子。但是今天晚上我有事情要处理，我不想把胃撑得鼓鼓囊囊。”

听到父亲说“今天晚上”，埃莱娜姨妈马上跑到院子里寻找家里那辆唯一的大车。伙计西里罗已经把一匹马拴在了车

上，默不作声地在一旁看护着。西里罗为什么不去参加革命？为什么宁可形影相吊地守在一匹马旁边？埃莱娜踮着脚尖从他背后走了过去，钻到了马车的后车厢。过了一会儿，她听见父亲在问伙计：“找到好草料了吗？”

“是的，先生。您想看看吗？”

想来父亲是点头答应了的，因为埃莱娜姨妈听见他走到车子后面，掀起了席子的一角。她感觉到在距离自己身体三掌以外的地方，父亲的手移动着。

“草料非常棒。”他说着，走开了。

于是姨妈又恢复了平静，松弛了一下僵直的脖子。

“你别跟来，西里罗。”拉莫斯先生说，“这是为了我自个儿的一点儿小嗜好，我不想连累别人。要是我回不来，请替我转告我太太，这辈子她给我做的每一顿饭菜都特别好吃；再告诉我女儿埃莱娜，我之所以没去找她，没留给她一个吻，是因为我想欠着。”

“您走好。”西里罗对他说。

马车开始慢慢前行，在黑暗中缓缓地离开了村子。感觉似乎是走在一条极其狭窄的路上，不过，埃莱娜姨妈早在看到纸上画出的那条细线时就已料到会有这么窄。两边都没有多余的空间，马儿只能小心翼翼地朝前走，而如果是大路，它早就飞奔起来了。

一个多小时后他们才到达目的地。不过，因为她睡着了，并不觉得时间长。当马车几乎不再向前，空气中只能听到她